

《九更天》

主要角色

马义：老生
米进图：小生
姚氏：花旦
侯花嘴：丑
李氏：彩旦
莫利县：副丑
马妈妈：老旦
马月香：青衣
闻太师：净
米进卿：副生

情节

米进卿、米进图是同胞弟兄，父亲死得很早。米进卿居长，娶妻姚氏，天生淫荡。那年正逢大考，米进图带了老家人马义进京赶考，姚氏早与乡邻侯花嘴通奸，趁米进图不在家中，就将亲夫米进卿谋死。米进图行到半路，住在旅店里，忽然做了一个奇梦，梦见自己老兄，七孔流血的死了。问起老家人马义，也说得到了同样的一个噩梦。主仆两人心知有异，无心应试，急急的赶回家来，见了姚氏，问起米进卿，果然是死了。姚氏见他们主仆忽然折回，恐怕泄露机关，马上同姘夫侯花嘴商量，拿侯花嘴的老婆李氏杀了，将人头割下，藏在床底下，尸身换着姚氏的衣服，将她放在米家的后门口。姚氏暂时躲在侯家不出，由侯花嘴去告发，就说米进图想奸淫寡嫂，寡嫂不肯，才被他杀死的。莫利县去验尸，验得女尸有尸无头，正在拷问米进图的时候，老家人马义在堂口喊冤。知县看他是个义仆，限他三天内找到人头，可以免进图的一死。马义一时愚忠，赶到家中，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杀了，拿人头献与县官。县官见是一个少女的人头，明明是假，益发将米进图罪坐实了。马义本想杀女救主，岂知反而加重了主人的罪，这一气直跑道闻太师那里去告状，试了铜铡，又滚钉板，吃着种种的苦刑。闻太师知是有冤，连夜行文到莫利县嘱暂缓刑，并且亲自再赶去。那天正是米进图要行刑的日期。更夫打了九更，天还不亮。上天因五鼓天明，米进图就将不救，所以只有将黑夜延长，好等详文赶到。后是闻太师一到，救出米进图，查明姚氏、侯花嘴的奸情罪状，办了他们铜铡及剖腹之罪。马义杀女舍身，忠义可敬，叫米进图拜他做义父，养老送终以报其恩。一场奇冤，就此大白。

根据《戏典》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

(米进图上。)

米进图	(引子)	满腹锦绣，何日里，独占鳌头。
	(白)	小生，米进图，兄长米进卿。不幸爹娘早年下世，撇下我弟兄二人，多亏兄长与我上学攻书，满腹经纶。今当大比之年，奉了兄嫂之命，随带马义，进京求名。昨晚居住店房，三更时分，偶得一梦，梦见兄长到来，七孔流血，口内言道：“与我报仇！”不知是何缘故。是我放心不下，不免将马义唤出问个明白。马义哪里？
马义	(内白)	来了。
	(马义上。)	
马义	(念)	忽听东人唤，急忙到跟前。
	(白)	参见二东人。
米进图	(白)	罢了。
马义	(白)	将老奴唤出，有何吩咐？
米进图	(白)	你哪里知道，只因昨晚三更十分，偶得一梦，梦见你大东人到来，七孔流血，口内言道：“与我报仇！”不知是何缘故？
马义	(白)	老奴亦得此兆，梦梦相同，必有凶险。你我赶回家中，看过明白，再作道理。
米进图	(白)	好，你我将房饭钱算清，即刻赶路。

马义 (白) 遵命。
 啊，店家！
 店家 (内白) 做什么？
 马义 (白) 我们房钱在此，告辞了。
 店家 (内白) 不送了。
 米进图 (白) 马义。
 马义 (白) 有！
 米进图 (白) 带马！
 马义 (白) 是！
 (马义带马取包裹，米进图上马。)
 米进图 (西皮摇板) 昨晚一梦正三更，
 此事叫我测不明。
 马义带路望前进，
 不分昼夜赶回家门。

(米进图、马义同下。)

【第二场】

(姚氏上。)
 姚氏 (西皮摇板) 我夫一死心不定，
 肉跳心惊为何情？
 倘若二叔回家转。
 泄漏机关命难存。
 (米进图、马义同上。)
 米进图 (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进，
 不觉来到自家门。
 (米进图下马。)
 米进图 (白) 马义，上前叫门。
 马义 (白) 遵命。
 大主母开门来。
 姚氏 (白) 哪个叫门？
 马义 (白) 二东人回来了。
 姚氏 (白) 来了。
 (姚氏换衣。)
 姚氏 (白) 二叔在哪？
 (姚氏开门。)
 米进图 (白) 嫂嫂请。
 姚氏 (白) 请坐。
 米进图 (白) 有坐。
 马义 (白) 参见大主母。
 姚氏 (白) 罢了，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后面歇息去罢。
 马义 (白) 多谢大主母。
 (马义下。)
 米进图 (白) 啊，嫂嫂为何身穿重孝？
 姚氏 (白) 二叔哪里知道，自从二叔进京赶考，你哥哥终日想念，不久就想死了。
 米进图 (白) 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说兄长丧了命，
 不由小弟痛伤心。
 哭一声兄长遭不幸，
 (哭头) 兄长啊！
 (西皮摇板) 撇下了叔嫂好不伤情。
 (白) 嫂嫂，灵堂现在哪里？
 姚氏 (白) 现在后面。

米进图 (白) 嫂嫂，小弟要到灵堂一祭。

姚氏 (白) 请。

(米进图、姚氏同走圆场，姚氏开门。)

米进图 (三叫头) 兄长！进卿！兄长啊！
(西皮导板) 在灵堂不由我珠泪滚滚，
(三叫头) 兄长！进卿！兄长啊！
(西皮摇板) 好似钢刀刺在心。

姚氏 (白) 二叔，人死不能复生，不要哭了。

米进图 (白) 嫂嫂，小弟要在灵前守孝。

姚氏 (白) 二叔一人冷静，待我陪伴与你。

米进图 (白) 嫂嫂，如今兄长一死，你乃寡嫂。在此陪伴，外人知道，有些不便。

姚氏 (白) 不要紧，叔嫂乃一家人，待我陪伴与你。

米进图 (白) 哽，成何体统！

(米进图拂袖下。)

姚氏 (白) 米进图啊，我倒有心于你，你反将我羞辱一场，这便如何是好？
(姚氏想。)

姚氏 (白) 有了，待我去找寻侯大爷。
(姚氏走圆场。)

姚氏 (白) 侯大爷开门来。
(侯花嘴上。)

侯花嘴 (白) 是哪个？待我开门。
(侯花嘴开门。)

姚氏 (白) 侯大爷。

侯花嘴 (白)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姚氏 (白) 那米进图回来了，这事不大稳便。你要想个主意才好。

侯花嘴 (白) 待我想来。
(侯花嘴想。)

侯花嘴 (白) 有了，不免将我妻子用酒灌醉，把她杀死，首级藏起，换了你的衣服，尸首移在你家后门，就说米进图奸淫寡嫂，寡嫂不从。将嫂杀死，他必定要抵命。害死了这奴才，此计你看好是不好？

姚氏 (白) 此计甚好，照计而行。

侯花嘴 (白) 正是：
(念) 二人定计二人行，
姚氏 (念) 切莫走漏这风声。
(姚氏下。)

侯花嘴 (白) 待我叫出老婆照计而行。
家里的，走出来！

(李氏上。)

李氏 (念) 忽听当家唤，迈步到跟前。
(白) 当家的。

侯花嘴 (白) 坐着。

李氏 (白) 叫我出来，什么事啊？

侯花嘴 (白) 我买了些酒，又买了些菜。今天咱二口子饮酒开开心。

李氏 (白) 请。
(李氏饮酒，醉。)

侯花嘴 (白) 怎么样了？

李氏 (白) 我喝醉了。

侯花嘴 (白) 扶你上床安息罢。

李氏 (白) 你要来啊。
(李氏进帐。)

侯花嘴 (白) 就来了。
这贱人被我灌醉，待我叫她出来。

(侯花嘴拍手。姚氏上。)

姚氏 (白) 怎么样了?
 侯花嘴 (白) 灌醉了, 你去看看。
 姚氏 (白) 我来看看, 他老婆长得怎么样。
 (姚氏进帐看。)
 姚氏 (白) 啊哟, 长得这样难看, 你拿把刀来。
 (侯花嘴取刀。)
 侯花嘴 (白) 刀来了。
 姚氏 (白) 你去杀去。
 (侯花嘴杀。)
 侯花嘴 (白) 我不会杀人, 你去杀罢。
 姚氏 (白) 待我来动手。
 (姚氏进帐杀李氏。)
 姚氏 (白) 杀了, 如今便怎么样?
 侯花嘴 (白) 将你的衣裳脱下来, 给她穿上。将她脑袋砍下来, 藏在铺底下。
 (姚氏砍头, 藏头, 脱衣, 换衣。侯花嘴开门。)
 侯花嘴 (白) 快拿尸首抬出去。
 (侯花嘴、姚氏同抬尸, 同回。)
 姚氏 (白) 你去衙门打报呈去, 我在家等你。
 侯花嘴 (白) 你可不要出来。
 姚氏 (白) 知道了。
 (侯花嘴出门, 下, 姚氏关门, 下。)

【第三场】

(二公差同上。)
 二公差 (同念) 身在公衙内, 官差不自由。
 (同白) 今日无事, 衙前走走。
 (侯花嘴上。)
 侯花嘴 (白) 二位头儿。
 二公差 (同白) 侯大爷。
 侯花嘴 (白) 此地出了人命, 你们可晓得?
 二公差 (同白) 什么人命?
 侯花嘴 (白) 米进图奸淫寡嫂, 寡嫂不从, 将他寡嫂杀死了。
 二公差 (同白) 你是怎么晓得?
 侯花嘴 (白) 他家后门正对我家前门, 故而晓得。
 二公差 (同白) 侯大爷, 你到衙门打报呈去, 我们去捉拿米进图。
 侯花嘴 (白) 我正是到衙前而去, 再会。
 (侯花嘴下。)
 公差甲 (白) 伙计, 你我捉拿米进图, 就此走走。
 (二公差同走圆场。)
 二公差 (同白) 来此已是。
 开门来。
 (马义上。)
 马义 (念) 忽听门外语, 何人叩柴扉。
 (白) 是哪一位?
 二公差 (同白) 米进图可在里面?
 马义 (白) 正是我家二东人, 问他则甚?
 二公差 (同白) 叫他出来。
 马义 (白) 是。
 有请二东人。
 (米进图上。)
 米进图 (白) 何事?
 马义 (白) 外面有二位公差要见。

米进图 (白) 待我出去。
 马义 (白) 二东人出迎。
 二公差 (同白) 你可是米进图?
 米进图 (白) 正是。
 二公差 (同白) 带了。
 (二公差同锁米进图。)
 马义 (白) 为何将我家二东人带去?
 二公差 (同白) 衙门里见。
 (二公差带米进图同下。)
 马义 (叫头) 且住!
 (白) 我家二东人赶回家来, 方知大东人亡故, 在灵前守宿一夜。清晨起来, 来了两个公差, 将我家二东人锁至公堂。这是何缘故? 哦呵有了, 我不免去到衙前, 看个明白, 再作道理。就此走走。

(马义下。)

【第四场】

(四衙役引莫利县同上。)
 莫利县 (引子) 官居县令, 与黎民, 判断冤情。
 (侯花嘴上。)
 侯花嘴 (白) 参见老父母。
 莫利县 (白) 到此则甚?
 侯花嘴 (白) 前来打报呈。
 莫利县 (白) 什么报呈?
 侯花嘴 (白) 米进图杀死寡嫂。
 莫利县 (白) 他与你亲?
 侯花嘴 (白) 无亲。
 莫利县 (白) 有故?
 侯花嘴 (白) 无故。
 莫利县 (白) 无亲无故, 你打什么报呈?
 侯花嘴 (白) 他家后门正对我家前门, 恐怕连累在内。
 莫利县 (白) 三日后听审, 下去。
 侯花嘴 (白) 多谢老父母。
 (侯花嘴下。二公差带米进图同上。)
 莫利县 (白) 来, 速带米进图。
 二公差 (同白) 参见太爷, 米进图已拿到。
 莫利县 (白) 押上堂来。
 (二公差同带米进图介。马义暗上, 站堂口。)
 米进图 (白) 晚生米进图, 参见老父母。
 莫利县 (白) 米进图, 口称晚生, 莫非在庠?
 米进图 (白) 晚生乃黉门秀才。
 莫利县 (白) 哇, 既是读书之人, 难道不知道礼义? 为何将寡嫂杀死, 从实招来!
 米进图 (白) 晚生只知读书, 焉敢做出此事?
 莫利县 (白) 暂押班房, 待我验尸回来, 再作道理。带下去!
 (二公差带米进图同下, 马义暗下。)
 莫利县 (白) 来, 打道尸场。
 (四衙役、莫利县同下。)

【第五场】

(侯花嘴上。)
 侯花嘴 (白) 此事办好, 待我回去。
 开门来。

(姚氏上, 开门。)
 姚氏 (白) 你回来了。
 侯花嘴 (白) 回来了。
 姚氏 (白) 打报呈的事, 怎么样哪?
 侯花嘴 (白) 办好了。
 姚氏 (白) 我要回去了。
 侯花嘴 (白) 慢来, 你是死了, 怎么回去?
 姚氏 (白) 住哪里呢?
 侯花嘴 (白) 住在我这里, 后面吃饭睡觉去。
 (侯花嘴、姚氏同下。)

【第六场】

(四衙役、二公差引莫利县同上。)
 莫利县 (白) 来, 将米进图带上。
 (公差甲带米进图同上。)
 公差甲 (白) 米进图当面。
 莫利县 (白) 米进图, 本县前去验尸, 验得女尸无头, 将人头藏在哪儿? 从实招来!
 米进图 (白) 晚生乃是冤枉, 难以招认。
 莫利县 (白) 来, 拿我名帖, 前去问他老师, 保是不保。
 公差甲 (白) 遵命。
 (公差甲下。)
 莫利县 (白) 米进图, 少时问过你的老师, 再作道理。
 (公差甲上。)
 公差甲 (白) 他老师不保。
 莫利县 (白) 来, 将他头巾摘去。
 (公差甲摘去米进图帽。)
 莫利县 (白) 米进图, 快将杀死寡嫂之事, 从实招来!
 (米进图跪。)
 米进图 (白) 无有什么招认。
 莫利县 (白) 不动大刑, 谅你不招。
 来, 大刑伺候!
 (二公差将米进图拖倒, 同夹。)
 米进图 (西皮摇板) 大堂之上上来上刑,
 满腹含冤口难分。
 莫利县 (白) 有招无招?
 米进图 (白) 无招。
 莫利县 (白) 收刑。
 米进图 (白) 有招了, 有招了!
 莫利县 (白) 供招上来。
 米进图 (白) 件件是真。
 莫利县 (白) 来, 上刑收监, 带下了。
 (马义暗上。米进图上刑具, 哭, 下。)
 马义 (白) 冤枉!
 莫利县 (白) 何人在堂口喊冤?
 二公差 (同白) 有一老儿喊冤。
 莫利县 (白) 将他带上堂来。
 二公差 (同白) 老爷传你。
 (马义跪。)
 马义 (白) 参见太爷。
 莫利县 (白) 你这老狗, 为何在堂口喊冤?
 马义 (白) 我家二东人, 乃是冤枉。
 莫利县 (白) 哪个二东人? 有什么冤枉?

马义 (白) 太爷容禀：小人名叫马义，只因大比之年，跟随我家二东人，进京求名。在旅店偶得一梦，甚是不祥，急速回得家来，原来大东人亡故。二东人在灵前守宿一夜。清晨起来，来了二位公差，将我家二东人锁到公堂，乃是大大的冤枉。求太爷开恩。

莫利县 (白) 你家二东人已在公堂画了供了。

马义 (白) 哦，已招认了。这事要太爷格外开恩。

莫利县 (白) 也罢，念你乃是个义仆，本县前去验尸。验得女尸无头，限你三日将大主母人头找来，搭救二东人就是。退堂！

(莫利县下。)

马义 (白) 太爷开恩，太爷开恩！

二公差、
四衙役 (同白) 太爷退堂了。

(四公差、二衙役同下。)

马义 (白) 谢太爷！
(二黄摇板) 太爷开了天地恩，
二东人性命有靠成。

(叫头) 且住！
(白) 好一个清如镜明如水的太爷，限我三日，寻找大主母的人头，搭救我家二东人性命。我想大主母不知何人杀死，这人头叫我哪里去寻？哪里去找？这便如何是好？

(马义想。)

马义 (白) 也罢。待我回得家去，与妈妈商议商议，将我亲生女儿杀死，搭救二东人性命。我就是这个主意，哦！我就是这个主意。走！

(马义下。)

【第七场】

(马妈妈上。)

马妈妈 (二黄摇板) 儿夫一去未回转，
倒叫老身挂心间。

(马月香上。)

马月香 (二黄摇板) 昨晚一梦大不祥，
见了母亲说端详。

马义 (内白) 走哇！
(马义执刀上，甩须。)

马义 (哭) 儿啊！
(二黄摇板) 想此事倒叫我肝肠痛断，
我心中好一似万把刀穿。
悲切切进草堂随机应变，

(马妈妈、马月香同出迎。)

马妈妈 (白) 啊老老。

(马义藏刀。)

马义 (二黄摇板) 见妈妈我只得巧语花言。

(马义、马妈妈同坐。)

马月香 (白) 参见爹爹。
(马义哭。)

马义 (白) 罢了，一旁坐下啊。
(马月香坐。)

马妈妈 (白) 老老，几时回来的？老老，几时回来的？
(马义呆想不觉。)

马妈妈 (白) 哦，老老，几时回来的啊？

马义 (白) 妈妈，你问的是我啊？

马妈妈 (白) 是啊。

马义 (白) 我是昨日回来的啊。

马妈妈 (白) 老老，为何是这等模样？

马义 (白) 妈妈你可晓得我那二东人之事啊？

马妈妈 (白) 二东人怎么样呢？

马义 (叫头) 哎呀妈妈呀！

(白) 今当大比之年，跟随我家二东人，进京赴试。夜宿旅店，偶得一梦，甚是不祥。急速回得家来，方知大东人亡故。二东人在灵前守宿一夜，清晨起来，来了两个公差。不问青红皂白，将二东人锁至公堂。是我去至衙前打探，那县太爷言道，二东人奸淫寡嫂不从，杀害人命，将二东人屈打成招，当堂画供，招认了哇！

马妈妈 (白) 哎呀，老老，想二东人待我们恩高义厚，就该想一良计，搭救才是。

马义 (白) 是啊！那时我在堂口喊冤，好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太爷，言道：女尸无头，限我三日寻找大主母的人头。有了人头，我家二东人性命有救。倘若无有人头，二东人的性命难保哇！

马妈妈 (白) 你就该寻找人头才是。

马义 (叫头) 哎呀妈妈！

(白) 想这人头，一无踪二无影，叫我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故而回得家来，与妈妈商议商议，将我亲生女儿一刀杀死，也好搭救二东人的性命啊……

(马义将刀掷地下。)

马妈妈 (白) 老老，想你我年过半百，膝下无子，只有一女，你要将她杀死，乃是万万不能的啊。

马月香 (白) 爹爹，将孩儿杀死，不甚要紧。你二老百年之后，哪个与你披麻戴孝啊！

(哭) 喂呀！

(二黄摇板) 倘若孩儿丧了命，
谁是披麻戴孝人？

马妈妈 (白) 老老哇！

(二黄摇板) 我女儿一死不要紧，
哪个来烧纸祭坟莹。

马月香 (哭) 喂呀！

马妈妈 (白) 儿啊，不要啼哭，待我相劝你父就是。

马义 (白) 妈妈！

(二黄摇板) 那二东人他待我恩德非浅，
受他人点水恩当报涌泉。

(马妈妈、马月香同哭。)

马义 (二黄摇板) 她母女只哭得令人可惨，
铁打的心肠也伤感。

(夹白) 也罢！

(二黄摇板) 使钢刀将儿的人头来断，

(马义持刀扑杀，马妈妈阻挡。)

马义 (二黄摇板) 生……生……生……和死我的儿啊，自刎刀餐。

(马义掷刀。)

马月香 (二黄摇板) 一见钢刀丢尘埃，
不如自刎一命倾。
哭一声……爹娘难得见，
爹娘呀……
顷刻之间命归阴。

(马月香自刎死，马妈妈看。)

马妈妈 (白) 啊哟！老老，我儿自刎了。

马义 (白) 啊哟！

(马义吊毛。)

马义 (二黄摇板) 一见我儿把命染，
怎不叫我痛心间。
使钢刀将儿的人头割断，

(马义割头，甩须。【扫头】。马义拉马妈妈同下。)

【第八场】

(四衙役、二公差引莫利知县同上。)

莫利县 (念) 只为人头事，昼夜不安宁。

(莫利县坐堂。)

莫利县 (白) 来，将米进图带上堂来。

(公差甲带米进图同上。)

米进图 (白) 与太爷叩头。

莫利县 (白) 我来问你，人头现在何处，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米进图 (白) 此事实实冤枉，太爷开恩！

莫利县 (白)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大刑伺候！

(马义持头上。)

马义 (白) 人头到。

二公差 (同白) 人头到。

莫利县 (白) 将他带上堂来，人头呈上来。

(马义呈人头，莫利县看头。)

莫利县 (白) 来，将米进图收监。

(米进图向马义。)

米进图 (白) 你反害了我了。

(米进图下。)

马义 (白) 啊哟，太爷呀！有了人头，为何将我家二东人收监？

莫利县 (白) 我把你这老狗，这人头乃是假的。

马义 (白) 怎见得是假的？

莫利县 (白) 想这人头，乃是黄花幼女，死的乃是妇人。先前无有人头，乃是游案。如今有了人头，乃是真赃实犯。你这人头，哪里来的？你与我讲。

马义 (白) 啊哟，太爷呀！想这人头，一无踪，二无影，叫我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是我万般无奈，回得家去，与妈妈商议，将亲生女儿一刀杀死，前来搭救二东人性命呀！

莫利县 (白) 本县念你乃是个义仆，回去买棺木一口，等待你家二东人受刑之日，成殓你二东人尸首去罢。退堂！

(四衙役、莫利县同下。)

马义 (白) 太爷开恩，太爷开恩哪！

二公差 (同白) 太爷退了堂了。

马义 (白) 太爷怎样吩咐下来？

二公差 (同白) 太爷言道：你没有救他，反害了他了。

马义 (白) 怎么讲？

二公差 (同白) 害了他了。

马义 (白) 啊哟！

(马义昏倒。)

二公差 (同白) 又是一条人命。

(二公差同下。马义醒转。)

马义 (二黄导板) 听一言不由我三魂不在，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二东人性命送于九泉。

(白) 且住，指望杀了女儿，搭救二东人性命，不想反将二东人送到枉死城中去了，这便如何是好？

(叫头) 且住！

(白) 我倒想起一梦来了，梦见金面三眼的大人。我想闻太师，乃是金面三眼，外邦催贡，代理民词，闻得闻太师打此经过，不免赶到闻太师那里，与我二东人伸冤便了。

(马义下。)

【第九场】

(四侍卫、四校尉、四刀斧手引闻太师同上。闻太师坐高台。)

闻太师 (念) 奉命出朝，地动山摇。有人犯罪，铜铡难逃。
(白) 老夫，闻某，奉命外邦催贡，代理民词。今乃三、六、九日，放告之期。校尉的，放告牌抬出！

(校尉甲应，挂牌。)

马义 (内白) 走哇！

(马义上，击鸣冤锣。)

马义 (白) 冤枉啊！

四校尉 (同白) 有人喊冤。

闻太师 (白) 校尉的，将他抓进来。

(四校尉同应，同抓马义，同将马义抬起。马义呈状。)

马义 (扑灯蛾) 上告莫利县，上告莫利县；太师来伸冤，太师来伸冤。

(闻太师看状。)

闻太师 (白) 放下来。

哇！胆大马义，前来告状。你可晓得王法？

马义 (白) 正为王法而来。

闻太师 (白) 老夫有虎头铜铡，你可敢上？

马义 (白) 慢说虎头铜铡，就是粉身碎骨，理所当然。

闻太师 (白) 校尉的，铜铡搭上来。

(四校尉抬铜铡同上，将马义放在铡口。)

马义 (二黄摇板) 为东人我这里身受大难，
望太师开天恩申明此冤。

闻太师 (二黄摇板) 小马义上铜铡颜色不变，
看起来这内中定有奇冤。

(白) 放下来。

(四校尉同放下马义。)

闻太师 (白) 马义，虎头铜铡，不算为奇，还有三十六根神钉，你可敢上？

马义 (白) 慢说三十六根神钉，就是刀山油锅，万死不辞。

闻太师 (白) 校尉的，将他抓了下去。

(四校尉抓马义同下。)

闻太师 (白) 香案伺候。

(设香案。闻太师拜钉板。四校尉同抓马义赤膊上。)

马义 (叫头) 天哪，天！

(白) 想我马义，替主伸冤，受此五刑之苦，内仗老天保佑哇！

(【吹牌子】。马义滚钉板。)

闻太师 (白) 搭了下去。

(四校尉抬马义同下。闻太师发文书，二差官同上，接文书同下。)

闻太师 (白) 带马伺候。

(众人同下。)

【第十场】

(米进卿、马月香、李氏同上。)

米进卿 (二黄摇板) 驾起阴风往前进，
城隍庙内走一程。

(白) 我乃米进卿鬼魂是也。

马月香 (白) 我乃马月香鬼魂是也。

李氏 (白) 我乃李氏鬼魂是也。

米进卿、

马月香、
李氏 (同白) 请了。
米进卿 (白) 今有闻太师来到城隍庙焚香，我等前去托兆便了。
(【起初更鼓】。)
米进卿 (二黄摇板) 一同且把庙内进，
太师面前把冤伸。
(米进卿、马月香、李氏同下。)

【第十一场】

(【起二更鼓】。二差官同上，同跑文书，过场，同下。【急急风】。)

【第十二场】

(四侍卫、四校尉、四刀斧手引闻太师同上，同进庙。【吹牌子】。闻太师上香。)
闻太师 (白) 你等两厢退下，不可远离。待我打睡片刻。
(四侍卫、四校尉、四刀斧手同应声，同下。闻太师睡。【起三更鼓】。米进卿、马月香、李氏同上，同与闻太师叩头。米进卿、马月香、李氏同下。猴形花嘴上，跳。闻太师惊看。猴形花嘴下。)
闻太师 (叫头) 且住！
(白) 三更时分，梦见三个鬼魂，叩诉含冤，忽然不见。后见来一猿猴，口衔鲜花，想此人不叫嘴花猴，定叫猴花嘴。我不免赶往莫利县衙中，查看便了。
校尉的！
(四校尉内同应，自两边分上。)
四校尉 (同白) 有何吩咐？
闻太师 (白) 你等点起灯笼火把，带马莫利县去者。
(四校尉同应，闻太师上马。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起四更鼓】，【吹牌子】。二刀斧手、四衙役、二公差绑米进图同上，莫利县上。)
莫利县 (白) 刀斧手，等到五鼓天明，将米进图斩首，不得有误。
(二刀斧手同应。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起五更鼓】，【急急风】。二差官同上，同跑文书，过场，同下。)

【第十五场】

(四侍卫、四校尉、四刀斧手引闻太师同上，过场，同下。)

【第十六场】

(日神、月神自两边分上，分站上场角凳、下场角凳上。二更夫同上。)
更夫甲 (白) 喂，伙计！五更已过，天还不亮，这是什么缘故？
更夫乙 (白) 天不亮，咱们给他打六更罢！
(【起六更鼓】。二差官同上，同跑文书，过场，同下。四侍卫、四校尉、四刀斧手引闻太师同上，过场，同下。)
更夫甲 (白) 怎么天还不亮？
更夫乙 (白) 咱们给他打七更。
(【起七更鼓】。二差官同上，同打堂鼓。公差甲上，接文书，二差官同下。)
公差甲 (白) 有请太爷！
(莫利县上。)

莫利县 (白) 何事?
 公差甲 (白) 详文到了!
 莫利县 (白) 呈上来。
 (莫利县看文书。)
 莫利县 (白) 呀, 今有闻太师, 有详文到来, 查问此案。
 来, 谁楼打了几鼓?
 二更夫 (同白) 启太爷: 已打七更, 天还未亮。
 莫利县 (白) 什么? 已打七更, 天还未亮。其中定有缘故。再与我起更。
 (二更夫同打更。【起八更鼓】。二差官同上, 同打堂鼓。公差甲接文书, 二差官同下。)
 公差甲 (白) 又有详文到来!
 莫利县 (白) 又有详文到来, 快快呈上来。
 (公差甲呈文书, 莫利县看。)
 莫利县 (白) 连来详文, 其中定有冤屈之事。
 (旗牌上。)
 旗牌 (白) 闻太师到。
 莫利县 (白) 一同去迎接去者。
 (莫利县、公差甲、旗牌同下。)
 更夫甲 (白) 天还不亮, 咱们打九更。
 (二更夫同打更。【起九更鼓】。二更夫同下, 日神、月神自两边分下。)

【第十七场】

(四侍卫、四校尉、四刀斧手引闻太师同上, 闻太师坐。莫利县上。)
 莫利县 (白) 报, 莫利县告进, 参见太师。
 闻太师 (白) 你就是莫利县。
 莫利县 (白) 正是卑职。
 闻太师 (白) 为何不抬起头来?
 莫利县 (白) 有罪不敢抬头。
 闻太师 (白) 恕你无罪。
 莫利县 (白) 谢太师。
 闻太师 (白) 哇! 胆大莫利县, 你将米进图屈打成招, 他的家人马义, 将你告下来了。
 莫利县 (白) 此案乃是小官一时欠明, 万望太师开恩。
 闻太师 (白) 带米进图。
 莫利县 (白) 带米进图。
 (米进图上。)
 米进图 (白) 与太师叩头。
 闻太师 (白) 米进图, 你将此案情形细细诉来。
 米进图 (白) 晚生只因奉兄嫂之命, 进京赴试, 在旅店偶得一梦, 甚是不祥。是我带同马义, 急速回得家来。不想兄长已故, 是我在灵前守宿一夜。清晨起来, 来了二个公差, 将我锁至公堂。太爷言道, 说我奸淫寡嫂, 寡嫂不从, 杀害人命, 将我屈打成招。万望太师开恩。
 闻太师 (白) 你且下去。
 (米进图下。)
 闻太师 (白) 莫利县, 此事何人报告?
 莫利县 (白) 乃是侯花嘴。
 闻太师 (白) 哦, 侯花嘴。
 来, 将侯花嘴抓来!
 (公差甲应, 下, 公差甲抓侯花嘴同上。)
 侯花嘴 (白) 什么事情, 把我抓来?
 这堂上人不少, 这事情要坏了。
 侯花嘴叩头!
 闻太师 (白) 侯花嘴, 怎样害人, 从实招来!
 侯花嘴 (白) 我不晓得什么害人。

闻太师 (白)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大刑伺候！

(四校尉同应。)

侯花嘴 (白) 慢来慢来，我还是招了罢！
启禀太师：小人侯花嘴，与米进卿之妻姚氏，素有来往。有一天她与我商议，就把她男人害死。隔了几天，她又来说他兄弟米进图回来了，恐怕此事泄露。我就定下一计，将我老婆杀死，将头砍下，藏在床下。将姚氏衣服脱下，穿在我老婆身上，抬往米家后门口，就报他逼奸寡嫂，杀害人命之罪。这是我亲口实招。

闻太师 (白) 好一个刁恶奴才！
来，将姚氏抓来！

(公差甲应，下，公差甲抓姚氏同上。)

姚氏 (白) 你怎么来的？

侯花嘴 (白) 他们抓我来的。我已招认了。我看你也爽快的招了吧。

姚氏 (白) 叩见太师。

闻太师 (白) 姚氏，怎样谋死亲夫，从实招来！

姚氏 (白) 这多是侯花嘴的主意，没有我的事。

闻太师 (白)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大刑伺候。

姚氏 (白) 慢来慢来，有招了。

侯花嘴 (白) 快些招了吧。

姚氏 (白) 我的作恶，与侯花嘴一样。

闻太师 (白) 叫他二人，画供上来。

(侯花嘴、姚氏同画供。)

闻太师 (白) 将他二人，上了刑具。将侯花嘴铡死，将姚氏破腹。押了下去！

侯花嘴 (白) 要死，我们多死在一处。

(公差甲押侯花嘴、姚氏同下。)

闻太师 (白) 莫利县，回衙听参。

莫利县 (白) 这案子，今日才明白了。

(莫利县下。)

闻太师 (白) 来，带米进图、马义上来。

(米进图、马义同上。)

马义 (白) 啊呀，二东人啊！
(马义哭。)

闻太师 (白) 马义，你乃是一个义仆，老夫甚是敬爱。你可有儿子？

马义 (白) 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已经丧去了。

闻太师 (白) 米进图，想此案已明。多亏马义与你伸冤。老夫有意，将你拜在他面前，作一义子，养老送终。你意下如何？

米进图 (白) 晚生情愿。

闻太师 (白) 当堂一拜。

米进图 (白) 爹爹在上，受儿一拜。

(米进图拜。)

马义 (白) 不敢当。
(笑) 哈哈！

闻太师 (白) 米进图，回去好好勤读诗书。你的前程，俱在老夫身上。回家去吧。

米进图、
马义 (同白) 多谢太师！
这就好了。

(米进图、马义同下。)

闻太师 (白) 校尉的，带马法场去者！
(闻太师上马。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四侍卫、四校尉、四刀斧手绑侯花嘴、姚氏同上，闻太师上，过场，同下。)

【第十九场】

(四侍卫、四校尉、四刀斧手绑侯花嘴、姚氏同上，闻太师上。闻太师上高台。)

闻太师 (白) 校尉的，时候可到？

四校尉 (同白) 时候已到。

闻太师 (白) 典刑！

(【吹牌子】。四校尉同应。侯花嘴被铡死，姚氏被剖腹。)

闻太师 (白) 带马！

(四校尉同应。闻太师上马。众人同下。)

(完)